

《文学回忆录》登上畅销书榜后，一片赞誉声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评论家张柠认为木心的文字没有“衔接古今”这么高的地位，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则称赞木心继承了文章学的传统，读他的作品，发现汉语有无限表达的可能。一位媒体人通读这部“听课笔记”体的著作后，写下了自己的读书笔记——

《文学回忆录》能当文学史读吗？

晓华

印象中的文学史，有着相同严谨的体例安排、不带任何情感色彩的冰冷语言，一定是学院客观而枯燥。我们这些文学的局外人，不敢也不肯贸然踏入。

我最近看了一本类似于文学史的著作——《1989-1994 文学回忆录》，讲古希腊罗马神话里的那耳喀索斯，自然地引进了纪德的评价，又生发开去谈作者自己对艺术、哲学、宗教的理解；谈中国的历史学家，信手拉进了王安石的评价，从司马迁《史记》延伸至对中国文化的评价，还不忘与西方文化的对比；谈建安文学，离题扯到托尔斯泰，评价其“才能、心肠好，头脑不行”，瓦格纳“才能、头脑好，心肠不行”，柴可夫斯基“头脑、心肠好、才能不行”，回到曹操，则是“头脑好，才能高，心肠有问题”，十分有趣的对比；谈18-19世纪的欧洲文学而想到盛唐李杜和魏晋的陶渊明；谈超现实主义 联系到巴尔扎克，谈美国当代文学而想到尼采。活泼自然的文字，让你觉得像你家隔壁一位智慧又慈祥亲切的老人，与你一边散步，一边侃侃而谈，他谈得兴味盎然，你听得兴致盎然，没有学院式的拘谨，只有开放性和互动性。

缘起：听课笔记

1989年元月，美国纽约的一所公寓，一位鬓发尚未斑白的老人安静地坐在靠墙沙发上，身着浅色西装，带着矜持浅笑，面对一群寂寥的中国艺术家，开始长达5年的文学回忆。这是一次奇怪的文学之旅，不为名，不为利，没有固定的上课地点，没有学历证书，只是一位博学的老人，悠然神聊，引领一帮“读书太少”的晚生，作一场“文学的远征”。他们从古希腊罗马神话出发，行进在世界文学的时光隧道中，在3000年的人类文学历史长河中游弋。

这位老人本名孙璞，笔名木心。今年1月，在他过世一年后，《1989-1994 文学回忆录》出版了——这是他的忘年交、学生陈丹青做的听课笔记——此次文学之旅得已见诸文字。回忆录让我们知道曾经有那么一些人，在异国的土地上，很不容易地坚持了长达5年；让我们知道有那么一位睿智的老人，以他的渊博和独特，纵横捭阖，娓娓讲评浩繁的人类文学史。

《回忆录》讲课的大体框架参照了郑振铎的《文学大纲》，看似讲述一部文学史，但它不严肃、不深奥、不枯燥，文学史实方面的知识已被尽量简化和概括，更多的时候，是老人在阐述自己的观点，随着思绪的飞扬，并不拘泥于文学，开放自由地谈政治、谈宗教、谈文化形态学、谈哲学、谈人，其间充斥着读书人的连珠妙语。



画家、作家木心

被称为“思想飞人”、“文化刺客”的江小鱼，推出了新书《20位电影思想者——20世纪电影大师小传及作品》。英格玛·伯格曼、佛朗索瓦·特吕弗、黑泽明、伍迪·艾伦、费穆、小津安二郎……他们洞察人类思想，企及人性关怀，因为他们的存在，世界电影才有今天的广度和深度。姜文、冯小刚等九大导演为这本书作了热情洋溢的专业推荐。王小帅导演说：“收藏小鱼这本书如同收藏电影的菁华。”江小鱼酷爱电影艺术，看过上万部电影。他说：这20个导演是电影诗人和哲人。电影艺术的好与坏不是用票房来衡量判断的，重要的是能否真正打动你。在过去的岁月里，他们的的确确给了我无限的安慰。

(贾立钢)

如今我们见到“勾当”一词，首先觉得这个人干的不是什么好事。但在古代，“勾当”却没有这样的贬义，它只是表示某个人做了一件平平常常的事情。

“勾”，就是“处理”的意思。《法苑珠林》中写道：“主典云：经忏悔者，此案勾了。至如张目骂父，虽蒙忏悔，事未勾了。”而“当”字，也不过是“主持、处理”之意。《管子·五行》：“蚩尤乎天道，故使为当时。”文天祥《指南录·后序》：“北邀当国者相见。”“当政”、“当权”等，也是此意。

正是因为它们的字意相近，唐朝时期，出现了“勾当”一词。陈子昂《上军国机要事》：“今国家不优恤，又无识事明了人检点勾当。”还有令狐楚《贺皇太子知军国表》：“军国正事权令皇太子勾当。”这时的“勾当”一词主要用于行政公文，是“主管、办理国家事务”的意思。那个时候，国家还专门设立了管理新罗侨民的基层机构——新罗勾当所，并设立勾当使一职。

刘绍义

读书偶得

随着时间的推移，“勾当”一词使用的范围越来越大，词意也在悄悄地延伸，《儒林外史》：“这是万古千年不朽的勾当，有甚么做不得！”《水浒传》：“全不晓得路途上的勾当艰难！”还有《西游记》：“水里勾当，老孙不大十分熟。”这里的“勾当”都是“差事”、“事体”、“本事”等意思，丝毫没有贬义色彩。

不过，从宋元时期开始，平平常常的“勾当”已经有了好坏之分，虽然“勾当”本身仍无贬义色彩，却为向贬义转化埋下了伏笔。许衡《鲁斋遗书》：“他是个正心得人，肯去做呵，做的都是那好勾当。”孟汉卿《张孔目智勘魔合罗》：“婆娘家不知犯什么歹勾当，直这般带枷吃棒。”

后来，“勾当”一词坏的一面慢慢地凸现出来，并逐渐增加。再后来，“勾当”一词越来越坏，没有一点好意了，发展到今天，已经“一无是处”，早变成了不折不扣、一丝不苟的纯贬义词了。

政府执政力关乎中国未来

中国改革步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内需不足，人口、劳动力、土地、能源供给状况发生变化，地方政府债务和银行理财等带来风险，食品安全、环境污染、医疗卫生等诸多问题随之涌现，利益博弈变得激烈，深化改革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最大红利一说成为共识。《新行政精神改变中国》一书作者路大虎认为：深化改革意味着政府的职能更为关键，必须增强“政府行政能力”。而要增强政府的执政能力，就需要倡导“新行政精神”，以此激发出社会的能动性、创造性、生产力，带动中国社会焕然一新，爆发蓬勃生机。

什么是新行政精神？行政精神是行政文化的核心，是行政组织发挥自己能力的灵魂，它揭示了政府存在的价值与使命。美国当代著名的公共行政学家H·乔治·弗雷德里克森认为：“公共行政是建立在价值与信念基础之上的。对于个人而言，公共行政精神意味着对公共服务的召唤及有效的管理公共组织的一种深厚持久的承诺，公共管理者最终应向公民负责。正是因为这种责任，我们的工作才显得崇高神圣。”

我们传统的“行政精神”，一个“管”字蔽天下。随着社会结构复杂化和利益格局多元化，社会关系日益复杂，社会矛盾频发，政府管理正逐步由传统的行政强制向社会服务转变，强调对民众的服务和问题处理方式上的“软化”，强调的是“治”。“从管到治”，就是从传统的行政文化、行政精神向新行政文化、新行政精神的转变。

“新行政精神”包括10大核心理念：即法治精神、理性精神、契约精神、公信精神、程序精神、服务精神、创新精神、责任精神、公开精神、廉洁精神。

(唐丽君)



神州

岁月履痕 淡淡如茶

一位哲人说过，我们走不出自己的历史，犹如我们走不出自己的皮肤。历史并不仅是写在纸上的帝王将相的战争与阴谋，也存在于每一个生命个体真实的情感记忆之中。文学的魔力就在于，它让我们“挽留”自己的历史记忆，在叙事的重构和想象中，成为对生命激情和经验的“滞后性”的纪念。林孙珍的文集《苦乐留痕》就是一本有关个人记忆的书，包括散文、言论和中短篇小说作品，其中既有生活之酸甜苦辣，又有生命之欢愉与悲痛，给记忆以诗意的灵光和最美好的纪念。

(房伟)

难忘那夜秋雨

吴官正



1950年深秋，我母亲到亲戚家除了头小猪来养。大约过了不到十天，亲戚家的掌门人来到我家，对母亲说：“我是来看弟弟的，顺便来收你给的猪崽钱。”母亲说：“现在确实没钱，等筹到钱一定给您送去。”这位掌门人没有说行还是不行。接着，她指着我家的破屋说：“我的亲戚现在住的都不错，就是你还住牛栏，这么破，这么矮，狗都跳得过去。”晚上，父亲知道了，大发脾气，骂母亲没骨气，怨亲戚无情，也很恨自己没用，坚决要把小猪送还人家，宁愿饿死，也不低三下四。

已是凌晨二时许，秋风瑟瑟，细雨绵绵。我在前面牵着小猪，母亲在后面吆喝。快走到村西两棵大樟树旁时，想到这里曾枪毙过一个恶霸、一个反革命，那个恶霸被步枪打穿了胸脯，血肉模糊；那个反革命被手枪打碎了脑壳，脑浆迸溢。因曾亲眼目睹，感觉十分恐怖。顿时我双腿发软，走不动了，吓得哭了起来。母亲也难过地哭了，安慰我说：“不要怕，哪里有鬼？就是有鬼，也不会吓我们这样的穷人，我活了四十多岁，受过人的欺侮，没有受过鬼的欺侮！”我心里好像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安慰，就好像吃了一颗壮胆药。再往前走约100米，又看见村里一个被邻村杀死的人放在棺材里，并用砖垒了一个小屋，说是报了仇才能下葬。我又害怕起来，但还是硬着头皮，牵拉着小猪往前走。这家伙不停地叫，好像是为我们壮胆，为我们叫苦，抑或是抨击人情太薄。

终于把小猪送到亲戚家，这时天才蒙蒙亮。掌门人淡淡地说：“把猪关到栏里去，你们吃过早饭回去吧？”我们全身湿透了，像落汤鸡，一夜折腾得够呛，连水都没喝一口，肚子早饿了。但母亲只轻轻地说了句：“谢谢，



1987年，客厅里的课堂。右一为木心

衷心：继承汉文化

对中国的文学回忆，从诗经楚辞谈起，至古代历史学家、先秦诸子、魏晋文学，再到唐诗宋词、戏曲小说，一直谈到18-19世纪中国文学，以对中国传统文学的评赏赞叹之情，串起了不同时空下的文学宝藏。但对近代的中国，木心先生感叹“断了汉文化的血脉”、“一个大断层”、“大悲哀。汉文化消灭了。国穷民穷，或可转富。精神文化一失，再也回不来了”、“我结结巴巴还是想要继承汉文化、古文化。”这些片言只语，表达了一位老人对文化断层深切的痛楚和对文化传承坚持的孤寂。当然，木心先生并不孤寂，差不多同时出版的《中国文脉》的作者、木心的浙江同乡余秋雨先生也是一声叹息，“虽然大概上的中华文明有幸免于崩溃，而文脉则散逸难寻。”他们从愈演愈烈的文化断层中走来，他们不肯断！两位读书人的呼喊，在我们重提“文化复兴”的今天，不知道能否找到真切的心声。

回忆录更多的篇幅是对世界文学的回忆，从古希腊罗马神话，希腊史诗、悲剧，到圣经；再至17世纪前的波斯阿拉伯文学、日本文学、文艺复兴文学；接下来，则是17-19世纪欧洲各国以及美国、日本文学，20世纪世界文学、现代派文学，影响20世纪的哲学家；最后，则是就象征主义、意识流、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等等文学流派进行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回顾。

生活：应富有诗意

文学课虽然脉络清晰，从古代到现代，贯通中西，但在讲述过程中，随时有联想和离题，淡化了一般史书的客观性，显得主观、率性。从文学史的角度看，虽说有史的基本要素，但要素的展开和深入却别具一格，老人自己钻了进去，讲到哪儿，好像他就生活在哪儿，以地主的身位向客人絮絮叨叨——重要的是以他的观点讲述着。诸如此类的跑题不胜枚举，让人眼花缭乱。没有海量的阅读、扎实的文学功底、开阔的比较视野、独特的人生哲学，如何在如此浩繁的文学星空中行进自如呢？这是传统的文学史无法做到的，以这样一种方式去解构文学史，特别对文学的局外人，不失为另辟蹊径。但也因为有如此明显的个人倾向性，其中的许多观点并不为大家所接受和欣赏。但这并没有太大的关系，权当一家之言，你需要的是学会思想，用自己的心去倾听。

木心做过中学老师，是个作家、画家，更是一个一辈子浸淫于文学之中的书虫。这部属于木心记忆中的文学史，时有兴至离题，时有天马行空，是文学史耶？非文学史耶？对我们这些局外人来说，实在没有标签的意义。

木心的一些见解，以我们此时的境界，也许，尚无法真正理解其深义；也许，我们心存疑义。但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有幸能聆听一个“挚爱文学到了罪孽地步”的老人，他一辈子的阅读体验和文学生活的自在自如。在这个物质越来越富裕、幸福似乎更加遥远的今天，读读这样的文学回忆录，不光是重温文学史上那点事，更是为记得生命中不能或缺的文学，生活本应富有诗意。

青春是朵飘逝的云

王新芳

我是影迷，更是忠实的书迷，总是喜欢在看完电影后，再去细细品读原著。看过赵薇的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我又坐在阳台的摇椅上，手捧辛夷坞的同名小说沉醉其中。

人到中年，苍老的心总会盲目排斥那些青春小说，觉得是太稚嫩了。但是辛夷坞的小说，却引发我心底的共鸣。一层淡淡的忧伤如海一般袭来，读着别人的故事，追忆着自己的青春，这大概正是小说的魅力所在吧。

辛夷坞，原本陌生的作家，因为《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让我对她熟悉并喜欢起来。她是当下炙手可热的“80后”女作家，青春文学领军人物，独创“暖伤青春”系列女性情感小说，所有作品均长居销量排行榜冠军位置，很多小说被改变成了电影。



《致青春》主要讲述了大学生郑微的爱情故事。自喻“玉面小飞龙”的郑微，洋溢着青春活力，怀着对邻家哥哥林静浓浓的爱意，来到大学。可是当她联系林静的时候，却发现林静已经悄悄出国了。生性豁达的她，埋藏起自己的爱情，享受大学时代的快乐生活，却意外地爱上同校的陈孝正，自闭而又敏感的陈孝正却在毕业的时候又选择了出国而放弃了郑微。几年后，林静和陈孝正都出现在郑微面前，工作后的郑微纠葛在工作、感情甚至阴谋之中。当她正视自己的内心到底爱谁的时候，青春早已悄悄走远。

读着《致青春》，就像翻看一个亲密老友的老照片，那种介于熟悉与陌生之间的感觉很是微妙。泪眼朦胧地挥别了郑微，挥别了年少时的那个“玉面小飞龙”，一转身，便是诀别，今后都不会再见。青春终将散场，现实远比电影更加残酷无情，曾经的爱情、梦想、信仰可能会被击得粉碎，但不妨为心保留一块温柔的地方，去怀想纯洁和干净。

辛夷坞的文笔不算上乘，造句十分朴素。叙述故事淡淡的，没有用花哨的词语点缀情节。这样清淡的文风在这本以叙述成长为主题的书中，读来尤为惬意。她写故事最动人之处，便是把细小的细节写成最闪亮的星辉。想起陈孝正在车站送郑微，假装迅速离去却站在远处一直望着车窗的身影；想起林静回来到郑微微校园给她打电话，看见郑微笑靥如花从身边擦肩的失落与祝福；想起郑微微醉在校园，对着空气说：阿正，宿舍要关门了，我们回去吧……这些细节让我们反复回味，心悸难平——是谁给了我们一刹那的宠爱，却让我们用一辈子送他离开？

小说中有句对白，“青春是一场远行，回不去了；青春是一场相逢，忘不掉了；青春是一场伤痛，来不及了。”我说，青春是一朵飘逝的云，抬头望天，明知今天这朵已不是昨天的那一朵，可还是忍不住泪眼婆娑。云已经飘远，需要改变的是我们看云的心。